信任的危机

岑 嵘

当我们在网上搜索“海螯虾”时，通常会看到一大堆美食的做法，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有着厚厚的外壳与粗壮有力的螯足、性情凶猛、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也有着温柔的一面。

雌海螯虾平时对雄海螯虾十分警惕，对它们倍加防范。但一旦某只雌海螯虾认定了某只雄海螯虾为伴侣，就会放下戒备之心，它会在雄海螯虾的洞穴之中，蜕去那层护甲般的外壳。这是雌海螯虾一生中最脆弱、最容易遭遇危险的时刻，这份行为背后，是对伴侣足以托付性命的高度信任。

同样，在人类婚姻中，信任可能比爱情更重要，爱情也许会逐渐变淡，信任却会与日俱增。《神雕侠侣》中，小龙女这样评价杨过：“他永远不会对我负心的，我知道。”这话也是两人感情的最好证明。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在成功的婚姻中，夫妻通常会围绕一系列共同的记忆创造故事，并用这个故事来印证彼此关心对方。从本质上来说，婚姻的成功取决于双方的互相信任，以及如何通过复述故事来加强这种信任。

不仅在婚姻中，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信任。

非洲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很多解释，例如“资源诅咒”、外债陷阱、腐败严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内森·纳恩等人给出了一个新视角，他们认为那些祖先遭受奴隶贸易劫掠越严重的族群，今天的信任水平越低。奴隶贸易使非洲大陆信任缺失，从而导致了今天经济上的糟糕表现。

法国作家梅里美写过一篇名为《塔芒戈》的小说，讲的是身强力壮的黑人部落酋长塔芒戈带领黑人起义，在贩奴船上和白人殊死搏斗的悲剧故事。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背景，塔芒戈被带上贩奴船之前，曾帮着白人抓捕出卖同族黑人，以此换取酒和枪支。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人跨越大西洋贩运到美洲的黑奴，据历史学家推算至少有一千万人，大约有200万黑奴死在运送途中。到1850年，若是没有发生过奴隶贸易，非洲的人口原可以达到当时人口的两倍，换句话说，几百年的奴隶贸易使非洲的人口减半。

然而有一点最让人揪心，抓捕黑奴卖给白人的大多数是像塔芒戈一样的黑人。当时最主要的获取黑奴的方式，是部落或国家之间彼此的劫掠。在非洲奴隶贸易中，同一民族或部落的成员也彼此出卖。当其他部落的人难以绑架，那就只能出卖自己同部落的同胞，于是在非洲大陆，今天你抓我，明天我卖你，最终让整个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

人和人的信任关系一旦被破坏，便很难愈合。贩卖黑奴造成的彼此不信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即便过去了几百年也无法得到完全修复。那些贩卖黑奴猖獗的地区，经济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互不信任推高了交易成本，始终难以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美国经济心理学教授保罗·扎克潜心研究信任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社会中的信任水平是对社会保持繁荣或陷于贫穷影响力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践行契约、兑现承诺而不会欺骗他人，这些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具影响力。

当时间来到数字时代和AI时代，我们遇到了新的信任危机。人们不再听从长者的建议，认为他们早已过时，每天从手机中接受各种建议，无论什么事情先去问AI，却不知道答案究竟是怎么生成的。算法成为一个看不见的“黑箱”，决策也不再透明。人们慢慢地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已经看不懂它的运行逻辑。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石从来不是智力，而是信任。今天，我们正在失去它，信任正在从人身上转移到AI和算法身上。我们不再相信同胞、机构、媒体，越来越只信算法和AI。

彼此失去信任的人类终究是一种悲哀，人们如同无法蜕壳的海螯虾，永远披着厚厚的外壳相互防范，一刻不停地挥舞着螯足，直到精疲力竭。

新市景·大众写

什大酥香飘津门

于 忠

清末民初的天津，漕运贯通南北，南北饮食风味在此深度交融。彼时的津门筵席极尽考究，满汉全席的压轴四酥点里，有一道什大酥。该甜品出自面点大师李成延之手，堪称津门一绝。李成延融汇鲁式起酥的精湛工艺、京式糕点的调馅精髓，以十种天然果料入馅，馅料中蜜枣、青梅、瓜条、葡萄干、桂花等交织成韵，“什大酥”之名由此流传。

什大酥的匠心技艺传承百年，从宴席精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李成延把手艺传给徒弟王兆熊，王兆熊又收川鲁饭庄特级面点师吴乃琴为徒。吴乃琴的首位女徒弟秦玉琴随师学艺十余年，成为第四代传承人，之后她又把手艺传给了儿子张琳。

什大酥最讲究制作工艺和配方：做酥心的油面比例必须精准，才能做出入口即化、软而不腻的口感；擀酥皮的力道要均匀，调馅要细透无结块，包制时指尖力度要轻，不能破酥漏馅；进烤箱温度和时间要卡得极准，多30秒会发硬，少30秒酥不透。

一炉什大酥刚端出来，飘着淡淡的香；捏起一颗托在掌心，外皮酥松淡黄，轻轻一碰就落渣如粉；掰开能见层层叠叠的酥纹，细如打理过的棉絮，内里的馅细腻绵软，找不到微小颗粒；咬一口酥皮在舌尖慢慢化开，余味久久不散。

1988年，秦玉琴开设了津门什大酥专营店，地点选在中山美食街。她凭一手传承下来的绝活，让小店迅速红火起来。儿子张琳是在店里的酥香里长大的，他常常站在一旁看母亲干活。她的手像变魔术一样，飞快地捏出各种形状的面团。他踮着小脚，学着母亲的样子，揪一点面，团圆球、按小饼、捏花边。

张琳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后，郑重接过了什大酥的传承担子。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许是来自母亲的天赋熏陶，再加上自身勤学苦练，他只用两三年便掌握了制作要领，且手艺娴熟。

“津门秦姐什大酥（宴席八大酥）”成功入选“天津首届著名小吃品牌100强”后，这份官方认可，让张琳坚定了把这门百年技艺传下去的信心。最初，店里只有红豆沙、枣泥、山楂等十余种传统馅料。张琳尝试把榴莲、生椰、拿铁、抹茶等元素融入馅料，新口味摆上展台后大受欢迎，外地游客临走总要捎上两盒，既有经典老味，也有新鲜品种。作为第五代传人的张琳，把什大酥的品类拓展到了几十种，让百年传承真正落到了日常的烟火里。

刚出炉的酥香顺着窗口飘出，张琳又将新一盘面坯送进烤箱。几代人揉进面里的津门老味，就这么在一炉一炉的热气里，稳稳地传了下去。

星期文库
中山美食街的烟火七味之四

墨色记事

李木心

我的随身包里总会带着笔袋，里面装着两三支钢笔。钢笔书写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墨水随着笔尖轻轻流动与转折，一笔一画，在纸上留下印迹，犹如水渠之于稻田，墨水让纸张有了生命。

看书读报时，我会画线标注喜欢的内容和语句。书看完后真正记住的东西很少，但看着满页写写画画的痕迹，我就很有成就感。遇上真正偏爱的书，我总愿意反复读上两三遍：第一遍用红色墨水标记，第二遍用绿色，第三遍换成蓝色。“孔雀蓝”“竹绿”“柿红”这三个颜色是我最常用的，前几天买了一瓶叫“紫式部”的紫色墨水，色泽雅致得恰到好处，让人想起深秋时节薄薄的紫色晨雾。

做笔记我偏爱用蓝色墨水，或许是在弥补少年时对“纯蓝”的那份执念。读中小学时，日常能用到的大多是蓝黑墨水，想拥有一瓶纯蓝墨水，成了难得的奢望。那时候同学之间的关系格外亲近，偶尔你钢笔里的墨水写空了，就把笔伸过来，笑着问一句：“借几滴墨水好吧？”我便拧开自己的钢笔笔杆，把笔尖凑到你的笔尖上方，捏几下软软的墨囊，挤几滴墨水给你救急。不用还，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向你“借”几滴墨水。

至于手中的钢笔，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放寒假前学校开表彰大会，除了奖状之外还能领到奖品，几乎年年都是一支英雄牌钢笔，是对标派克51那种款式。最要紧的是，得了奖开开心心过年。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支20多年前的美工笔，靠笔尖的角度翻转，就能写出粗细变化的笔画。当时主要用它来习字，那阵子全国正风靡庞中华的钢笔字帖。现在我基本不用它了，一直安安稳稳放在笔筒里，它代表了一段努力学习的岁月。

钢笔不在乎贵贱，好用就行。想买一支紫色外壳的新钢笔，来装“紫式部”墨水。毕竟，钢笔与墨水相依为命、相互成就，离了谁都不行。



●老树画画

最爱秋天

老 树

四季最爱秋天，红叶黄叶满山。
不冷不热正好，没事到处转转。

转身而去

程 泽

需要忘记什么的时候，越是用力忘记越会受困其中。因为在一件事上做任何努力，都是投入到这件事中。只有专注另一件事，才是对一件事最好的遗忘。

在音乐声中打扫房间，感受用双手逐渐从凌乱中打捞出一种秩序。凭借一己之力，让周围一点点干净起来，喜悦也会一点点升上来。至于打扫之前的那一场心烦意乱，早已烟消云散。

散步，有时也类似。自然是为了走出凝滞或者困扰，才推门而出，要到外面去走走。这一路，穿过风，穿过蝉鸣，也穿过人群，是身体切实的感知，双脚和大地一次次触碰又分开。如此走着走着，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轻盈起来，已经忘了是什么让自己出走。

困在一件事里，如同困在一个房间里，与其努力走出，去遗忘，去切割，去拉开距离，不如转身而去，专注到另一件事里。这个时候，原先的那个房间，会瞬间荡然无存。

专注像一种调节器。不论事大事急，心情或阴或雾，皆会因为投入一场专注，而切换成另一种节奏，不是慢，而是静。聚精会神的人，仿佛自带一种忘我的静气。

聚精会神，聚和会，是把精神凝聚到一个点上。当一个地方被点亮，其它地方自然暗沉下去。此时的遗忘，不是真的遗忘了一件事，而是当人跃入另一场专注时，那一件事就自动离开了他。